

清末民初新教汉语教学机构研究

——以英文期刊《教务杂志》为中心

鄒 王 番

A Study on Protestant Chinese Teaching Institutions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English Journal *The Chinese Recorder*

ZOU Wangfan¹⁾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et up several Chinese teaching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se teaching institutions have both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in terms of time of establishment, numbers in districts, enrollment, teachers and length of schooling, etc. Curriculum setting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eaching institutions and reflects thei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sightful peopl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teaching institutions and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eaching institutions in the debate. On the whole, Chinese teaching institutions developed well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ith advanced teach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and made a lot of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eaching. Part of the experience is worthy of reference by today's Chinese teaching institutions.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rotestant missionar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stitut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关键词：清末民初，新教，汉语，教学机构，教务杂志

晚清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掀起来华高潮之前，由西人创办之汉语教学机构主要有位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1) 内容曾在2019年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会第11届年会暨“语言接触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感谢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北京大学施正宇教授、中山大学范常喜教授、苏州市职业大学卞浩宇副教授、深圳大学谢兆国博士等学者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山东大学刘家峰教授耐心回复笔者的提问。

东方大学²⁾、位于澳门的圣保禄学院³⁾以及位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⁴⁾。这些机构的创办为清末民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汉语教学机构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汉语教学机构相关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温云水（2005）以线索之形式记述了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部分情况⁵⁾，刘家峰（2008）梳理了金陵大学华言科部分情况⁶⁾。徐书墨（2012）的专著对华文学院做了较为全面的描写⁷⁾，相对而言，汉语教学并非本书之重点。卞浩宇（2016）从内地会率先创办的汉语培训开始，谈到了汉语培训学校的兴起⁸⁾。

根据英文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⁹⁾之记载，清末民初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了数所汉语教学机构，包括位于北京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位于南京的华言学堂、位于江西的牯岭语言学校、位于上海的联合语言学校及两所名称不详的汉语教学机构，分别位于武昌和成都。梳理这些汉语教学机构的相关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末民初来华西士之汉语学习，对当今汉语教学机构的建设也富有意义。

一 《教务杂志》刊载相关篇目

根据笔者之爬梳，《教务杂志》共刊载与汉语教学机构及课程设置相关文章21篇，详见表1。

表1 《教务杂志》刊载相关篇目

刊载时间	作者	题目
1894.08	丁韪良 ¹⁰⁾	Curriculum of Chinese Studies for the Use of Young Missionaries
1907.10	不详	Report of Committee on Language Study
1912.03	W. R. Stewart ¹¹⁾	The Shanghai Union Language School

2) 关于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汉语教学，可参考武栢索：《欧洲第一个汉语研究中心——古老而年轻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4期。

3) 关于圣保禄学院的汉语教学，可参考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的中文教学》，《世界汉语教学》2000年第3期。

4) 关于英华书院的汉语教学，可参考岳岚：《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汉语教学》，《汉学研究》2016年春夏卷。

5) 参见温云水：《民国时期汉语教学史料探究》，《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2期。

6) 参见刘家峰：《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7) 参见徐书墨：《华文学院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称作华北协和语言学校。

8) 参见卞浩宇：《晚清新教在华汉语培训学校的创办与发展》，《海外华文教育》2016年第1期。

9) 《教务杂志》是一份由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创办的英文刊物。1867年在福州美华书局创刊，1872年5月中断发行。1874年迁往上海，由美华书馆印行，1941年停刊。该刊物最初的宗旨是为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提供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沟通在华各地传教士传教活动的信息，但事实上，该刊内容远远超过最初的宗旨，涉及到教会学校、中国教会的发展以及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事件，是研究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历史的重要文献。参见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54-255页。

10) 丁韪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1827-1916），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0年来华。著有《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字》、《花甲记忆》、《中国知识》、《中国的觉醒》等。

11) 资料不详。

1912.04	赛兆祥 ¹²⁾	Language Study Classes
1912.09	不详	Missionary News
1913.01	W. R. Stewart	Union Language School, Nanking
1913.05	不详	Language School at Kuling
1914.05	不详	Kuling Language School
1914.10	裴德士 ¹³⁾	Language Study
1914.10	不详	Language Classes in Wuchang
1915.03	裴德士	Language Study
1915.05	裴德士	Language Study
1916.08	裴德士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1916.12	裴德士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1917.07	裴德士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1917.07	钦嘉乐 ¹⁴⁾	Nanking Language School
1918.08	裴德士	Studying Chinese
1926.04	裴德士	Summer Course in Language Study
1926.05	不详	West China Missionaries and Language Study
1936.01	不详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Cooperating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1936.06	不详	Preliminary Announcement of the Kuling Language School Summer Session

我们看到，从时间来看，清末共有 2 篇，1912年-1918年共有15篇，1926年-1936年共有 4 篇，这也与 20 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掀起创办汉语教学机构高潮之状况吻合。总体来说，清末民初来华西士在汉语教学机构建设方面留下了丰富的论述。

二 汉语教学机构概况

从创办时间考察，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于1910年初建，南京华言学堂于1912年秋创办，牯岭语言学校于1907年夏创办，上海联合语言学校于1912年创办。总体来看，几所教学机构均创办于1910年前后。

从地区数量考察，汉语教学机构呈现南方显著超越北方的特点。在北方，仅有华北协和语言学校 1 所。在南方地区，则分布在南京、上海、牯岭、武昌、成都等。覆盖南京官话区、沪方言区、赣方言区、西南官话区等。

从招生情况考察，一方面，几所教学机构学生数量都很可观。例如华北协和语言学校1916年春季学期共有65人注册，秋学期有70人注册。至1918年，有156名学生注册¹⁵⁾。短短两年时间，人数增长近百人。上

12) 赛兆祥 (Abo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 美国长老会来华传教士, 赛珍珠之父。

13) 裴德士 (W. B. Pettus, 生卒年不详), 美国教士。1914年前后来华, 任北京基督教男青年协会干事, 后任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校长。

14) 钦嘉乐 (? - ?), 美国浸信会传教士, 曾任南京华言学堂校长。

15) W. B. Pettus.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6(08). p.571.

W. B. Pettus.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6(12). p.853.

海联合语言学校1912年3月建立之初就有170位学生注册¹⁶⁾。另一方面,学生来源富有多样性。例如1918年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学生中就有传教士、商业机构人士、中国政府机构以及英国、美国、丹麦和俄国使馆人员¹⁷⁾。1912年上海联合语言学校注册的170位学生中,分别来自美国和欧洲的27家传教团。学生们在中国19个省中的9个省从事传教工作。除了130位会讲官话的学生外,还有大约40位学生来自吴方言地区¹⁸⁾。从男女比看,1912年10月南京华言学堂共录取36位学生,其中有15位男学生和21位女学生¹⁹⁾,男女人数基本持平,女性略多于男性。

从教师情况考察,首先从教师数量看,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教师数量充足,1916年共有35位老师,指导70名学生²⁰⁾。南京华言学堂1912年秋季共录取36位学生,由18位教师教授²¹⁾,这两所学校平均1位教师教授2名学生,师生比合理。值得一提,牯岭语言学校创办初期教师匮乏,甚至要求学生把私人教师带到学校²²⁾。从教师质量来看,总体来说质量较高。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有部分受过训练的中国老师,教员中也包括许多北京年长的传教士。裴德士先生被选为学校的校长,并且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²³⁾。裴德士一连在《教务杂志》发表多篇汉语学习相关文章,内容涉及语音、词汇、学习法等,俨然“汉语学习专家”。

从学制考察,长学制和短期培训相辅相成。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及南京华言学堂制定了5年制课程²⁴⁾,而牯岭语言学校主要以两个月的暑期培训班为主。

从住宿条件考察,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设有住宿设施²⁵⁾,南京华言学堂的学生则大多住在当地传教士的家中²⁶⁾。

从影响力考察,1918年-1925年间,共有186名新传教士到达中国西部,其中138名传教士参加过语言学校的课程,占全部抵达西部传教士人数的74%²⁷⁾。汉语教学机构对来华传教士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三 课程设置情况

1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前15个月的课程全部是必修课,没有选修课。之后提

W. B. Pettus. Studying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8(08). p.555.

16) W. R. Stewart. The Shanghai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03). p.183.

17) W. B. Pettus. Studying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8(08). p.555.

18) W. R. Stewart. The Shanghai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03). p.183.

19) W. R. Stewart. Union Language School, Nank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3(01). p.56.

20) W. B. Pettus.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6(12). p.853.

21) W. R. Stewart. Union Language School, Nank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3(01). p.57.

22) Anon. Language School at Kul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3(05). p.319.

23) W. B. Pettus.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6(08). p.571.

24) W. B. Pettus.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7(07). p.473.

25) W. B. Pettus.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6(12). p.853.

26) W. R. Stewart. Union Language School, Nank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3(01). p.57.

27) Anon. West China Missionaries and Language Study. *The Chinese Recorder*. 1926(05). p.373.

供范围广阔的选修课²⁸⁾。课型方面，校长裴德士重视会话课，强调“会话课应直接采用目的语教学而非通过中介语讲解”。裴德士说：“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中有一些能够用汉语上会话课的中国老师，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果外国人给学生上会话课就意味着学生们听到并且模仿的是外国人的汉语。对于已经习惯和学生们说英语的外国老师来讲，限制他们在课堂上使用英语也十分困难。学生们需要一些解释，这些最好用英语，但这应该在其它时间进行，而不是在会话课上。”²⁹⁾

常规语言课程之外，该校亦提供特别课程，例如：中国哲学、历史、艺术和文学。一些课程完全基于英语翻译和关于中国的书籍，用英语讲授。另外一些课程则要求学生进行汉语阅读，还有一些课程由学校的外国教员讲授³⁰⁾。除了为学生开设的汉语课程，该校亦开设为教师提供的培训课程，通常时间较短，例如1918年9月中旬开展了为期三周的汉语教师培训课程³¹⁾。

20世纪30年代，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已发展为1年4个学期，笔者将其中一年之校历整理如下表：

表2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校历³²⁾

安排	时间
圣诞假期	1935.12.21-1936.1.5
冬季学期	1936.1.6-1936.3.20
春季学期	1936.3.23-1936.6.12
春假	1936.4.11-1936.4.19
夏季学期	1936.6.29-1936.7.31
秋季学期	1936.10.5-1936.12.18

我们看到，冬季学期约持续70余天，春季学期约持续80余天，夏季学期约持续30余天，秋季学期约持续70余天。四个学期中夏季学期时间最短，采用短期课程形式。刊载于1936年5月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这一形式。从时间来看，夏季学期持续5周。从费用来看，学费75元，包括私人教师的费用；住宿每天收取4元，每个月则是100元。极具吸引力的是图书馆，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无论是否被录取，使用也完全免费。课程设置方面，主要包括常规语言学习以及高阶课程。常规语言学习主要包括综合课、单项课及单独辅导，课程内容涵盖口语及书面语。高阶课程则更为丰富，课程内容主要有孔子论著、佛教、报刊阅读、文理入门等，由中外教师合作授课。课程尤其关注从其它地区前来并希望学习北京方言的学习者。课程安排方面，周一至周五上午安排课程及演讲，主要包括孔子学说、佛教、基督布道、中国历史文学等。下午安排观光、图书馆作业及单独辅导，晚上则是主题讲演³³⁾。

28) W. B. Pettus.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6(08). p.571.

29) W. B. Pettus. Language Study.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4(10). p.p.641-642.

30) W. B. Pettus. Summer Course in Language Study. *The Chinese Recorder*. 1926(04). p.p.303-304.

31) W. B. Pettus. Studying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8(08). p.555.

32) Anon.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cooperating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1936(01). p. xiv.

Anon. Genera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36(05). p. ix.

33) Anon. Genera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36(05). p. ix.

2 牯岭语言学校

1913年, 该校的课程主要包括: 语音、汉字分析、书写、会话、习语、鲍康宁³⁴⁾《英华合璧》、福音入门、祈祷文、《圣谕广训》(*The Sacred Edict*)、文言文介绍、《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National Readers*)³⁵⁾、科学读本、算数术语、《论语》、四书与基督教的关系、《孟子》、报刊、汉语熟语、小说、医学词汇、书信写作、声乐与和声等³⁶⁾。1914年的暑期培训班, 除通常的语言学习外, 亦包含会话方面的特别课程。课程中还加入了重要的科目, 诸如《周易》、用英语做的讲座以及用汉语做的讲座³⁷⁾。20余年后, 1936年的暑期培训班课程更加丰富, 提供数门选修课, 有《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燕京妇语》(*Housekeeper's course*)、《正音撮要》(*Chinese Speaker*)、书信写作、汉语报刊、《三字经》、《大学》等³⁸⁾。

我们看到, 牯岭语言学校的课程种类丰富, 覆盖汉语学习的各方面。从语言要素的角度看, 包括了语音、汉字、词汇、语法等方面; 从语言技能的角度看, 包含会话、演讲、写作、阅读等内容; 从语体角度看, 对文白语体做了区分, 开设专门的文言文课; 重视中国传统经典; 加强专门用语之学习, 例如祈祷文、算数术语等。总体来说, 该校课程设置比较全面。

3 南京华言学堂

该校1912年秋季为期7个月的课程包括: 拉丁化标准体系、鲍康宁《英华合璧》前20课(1911版)、用汉字阅读翻译《约翰福音》第四章和第九章、背诵祈祷文或更多的汉语熟语、至少学习书写50个最有用的偏旁、书写和分析鲍康宁《英华合璧》里前10张词汇表里的汉字。具体到每天的计划, 则包括: 语音学习、学习方法、习语(语法)、会话技巧、写作、汉字分析与构造、关于汉语的系列演讲等³⁹⁾。

关于课程时间分配, 据《教务杂志》1913年1月之记载: “学生每天的任务从8:30的礼拜开始, 下午4点结束。上午和下午分别有个15分钟的休息和7个短暂的休息。中午有两个小时。剩余的时间分为6段, 其中3段, 学生与其私人教师待在各自的学习室里。这段时间由中国总教习和一位外国指导者监督。两个时间段老师用外语指导习语和汉字分析。剩下一个时间段则在学习大厅里自学。大多数学生还在家里做一小时的功课, 虽然没有这样的要求。”⁴⁰⁾ 从8:30到16:00总共7.5小时, 中午休息加两个15分钟的休息是2.5小时休息时间, 我们暂且把短暂的休息算为5分钟, 则共有35分钟休息时间, 也就是学习时间共有4.5小时左右, 平分6段, 每段45分钟。课程时长比较合理。

除了为学生开设的汉语课程, 该校亦为教师提供相应课程。例如1917年秋即为汉语教师开办了一个课程。该课程的目的是让教师能够协助毕业生继续使用在语言学校时所用的方法。课程将从9月11日周一早

34) 鲍康宁 (Baller Federick William, 1853-1922), 英国内地会教士, 汉学家。著有《汉英分解字典》(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900)、《华文释义》(Lessons in Elementary Wen-Li) (1912)。

35) 关于本书, 可参考陆胤:《清末“蒙学读本”的文体意识与“国文”学科之建构》,《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

36) Anon. Language School at Kul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3(05). p.320.

37) Anon. Kuling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4(05). p.322.

38) Anon. Preliminary Announcement of the Kuling Language School Summer Sess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1936(06). p.2/37.

39) Anon. Missionary News.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09). p.561.

40) W. R. Stewart. Union Language School, Nank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3(01). p.57.

上8:30开始,持续到9月29日(除去周日)。时间从早上8:30到中午12:30。课程将包含教学方面的讲课,实际的演示将由贾福堂⁴¹⁾进行,由一组受过训练的汉语教师协助。学校将为那些完成令人满意的工作的人颁发证书。课程学费10元⁴²⁾。

4 上海联合语言学校

1912年3月,上海联合语言学校共分为13个班级。教员由14位有经验的传教士组成,教室事务方面有中国老师协助。学校每周开放5天,上午分为3节50分钟的课,下午与中国老师一起学习。学生学习范围十分广泛,兼顾语言学习之各个方面,具体包括:语音、汉字分析和构造、教材学习、词汇训练、习语、翻译、写作和会话。此外亦有高级课程——报刊阅读和信件写作⁴³⁾。

1912年3月该校共有170位学生,分为13个班级,每个班级平均13人,基本实现了语言学习的小班教学模式。学习模式主要是上午的课程学习加下午的师生共同学习。单纯的课堂教学,老师无法照顾到每一位学生,师生共同学习则可以个性化地解决汉语学习中的各种问题。

5 武昌语言课堂

据1914年10月刊载的《武昌语言课程》(Language Classes in Wuchang)一文,当时武昌尚未建立长久的汉语教学机构,只针对初学者开办了语言课程,为期6个月,将于1914年10月12日开始。课程从下午2:30开始,每周学习天数、见面地点、教授科目、课程教师等如表3所示⁴⁴⁾。

表3 武昌语言课程安排表

时间	地点	科目	教师
周一	Boone 图书馆	一般祈祷文等	Deaconess Phelps ⁴⁵⁾
周二	伦敦传教会	偏旁、书写、《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富士德夫人 ⁴⁶⁾
周四	卫斯理教会	会话	林辅华 ⁴⁷⁾
周五	瑞典传教会	鲍康宁《英华合璧》	A. L.Fagerholm ⁴⁸⁾

我们看到,尽管不是正式的语言学校,该课程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既有《英华合璧》、《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教材,亦兼顾了书写、会话等语言技能。

41) 贾福堂(?-?),南京华言学堂总教习。

42) C. S. Keen. Nanking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7(07). p.505.

43) W. R. Stewart. The Shanghai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03). p.p.183-184.

44) Anon. Language Classes in Wucha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4(10). p.656.

45) 资料不详。

46) 传教士富士德之妻。富士德(Foster Arnold, 1846-1919),英国伦敦会教士,1871年来华,在汉口传教。著有《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1889)等书。

47) 林辅华(Charles Wilfrid Allen, 1870-1958),英国循道会传教士。

48) 资料不详。

四 办学理念分析

来华西方传教士作为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教学机构的办学也反映了其办学理念。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校长裴德士认为：“进入语言学校是汉语学习者获得正确语音、语调、习语及学习方法的最佳方式。”⁴⁹⁾同时提出了教学机构办学的几大要素。一是拥有掌握外语口语教与学方法的传教士，二是拥有能够私下或者在班级上教授自己母语的中国老师，三是拥有能够使学生集中精力于学习的住宿条件⁵⁰⁾。我们看到，裴氏看重口语教学，强调教学方法，突出中国教师的重要性，强调住宿条件。

汉语课程设置是汉语教学机构的核心。裴德士亦提出语言学校设置课程时应注意的方面。第一，假定学生对学习一门语言一无所知。第二，决定要取得的目标。保持听和说的学习，直到学生能够听明白对他们说的话并且正确使用几百个词汇，发音和习语两方面均是如此。第三，避免给学生过多材料，坚持“精通”原则。第四，提供机会让学生经常向年长者咨询和考试，尤其在学习早期。第五，尽量多学习介绍中国思想和生活的材料。第六，通过俗语学习文学语言，能够轻松理解汉语教师的解释后，再开始文言文学习。第七，在学会阅读和书写所有使用的单词前，要先取得听力和口语上的进步。提供读写方面的课程，但要在听说之后。第八，仔细指导学生每一本教材，也要说明怎样才算掌握了一本教材。比如，如果以鲍康宁《英华合璧》为教材，要说明哪些部分需要记忆，哪些部分需要书写，哪些要能听懂，哪些要阅读，哪些要翻译等。第九，允许选修。在第一年学习之后，应该允许学习者选择学习材料。学习者应该和负责人协商，选好后就要坚持学习。第十，需要大量不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出席宗教和世俗方面的会议。每一场考试中，学生均需书面说明除汉语老师以外，自己何时以何种方式与中国人交流⁵¹⁾。

我们看到，裴德士强调听说，尊重语言习得顺序。为了让传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国，增加介绍中国思想和生活的材料。裴德士亦看到汉语口语及书面语间的差异，采取“先语后文”的原则。裴氏对汉语听说读写译几项技能有清晰的认识，认识到不同技能有不同要求。学生如果只能听懂汉语教师的汉语，走出课堂后就会变成“哑巴汉语”，裴氏特别强调学生课堂之外的汉语学习，也就是真实情境下的汉语学习。

五 各界对教学机构之思考

1 中外教师之争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校长裴德士强调中国教师的重要性，认为汉语教学机构要有“能够私下或者在班级上教授自己母语的中国老师”。然而，并非所有来华传教士都支持这一观点。赛兆祥主张传教士去语言学校学习汉语。他认为：“语言学校或者语言课程的优势无疑很明显，去语言学校学习语言，他们就更不可能被打断，如果最初的几个月总被打断，将会严重影响到他未来语言的进步。”⁵²⁾但赛兆祥却认为外国教师比中国教师更胜一筹。他说：

49) W. B. Pettus. Language Study.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5(05). p.291.

50) W. B. Pettus. Language Study.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5(03). p.185.

51) W. B. Pettus. Language Study.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5(05). p.p.291-292.

52) Abosalom Sydenstricker. Language Study Classes.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 (04). p.240.

“拥有一位走过相同语言学习道路的指导者，他们能够同情并帮助年轻的学生，优点实在是太多了。一位外国教师可以提供给学生巨大的帮助，这样的帮助是从不会讲英文的中国老师那永远获得不了的。这大概是学生们在班级中跟着外国老师学习最大的优势。按照这样的方式可以节省相当多的时间，有许多证据都表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按照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更好的成果和更正确的知识。一位中国老师通常对语言结构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但这对学习来说是最重要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学习过汉语口语，也没有准备好向外国人教授这些结构。”⁵³⁾

赛兆祥之所以支持外国人教授学生汉语，主因是他认为中国人对汉语语言机构知之甚少，也从未按照第二语言学习的方式学习汉语，因此不懂得如何指导学生。外国教师因为自身有汉语第二语言学习经验，更能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赛兆祥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全盘否定中国教师，有失偏颇。

2 各界建言献策

社会各界对汉语教学机构投入了相当的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丁韪良、赛兆祥以及语言学习委员会。

(1) 丁韪良的汉语课程设置

早在1894年，在汉语教学机构热潮之前，丁韪良就发表了题为《为年轻传教士使用的汉语学习课程》(Curriculum of Chinese Studies for the Use of Young Missionaries) 的文章，介绍了汉语学习课程的十个方面，分别是：口语、汉字书写、简易书籍、小说、古典作品、历史、诗歌、哲学、纯文学、通信与政府文件，笔者整理为下表。

表4 丁韪良汉语学习课程设置⁵⁴⁾

课程	内容
口语	威妥玛《语言自述集》、艾约瑟《官话口语语法》、狄考文《官话类编》
汉字书写	《千字文》、《常字双千》、《群珠杂字》
简易书籍	《三字经》、《耶稣言行》、《善书》、《关帝觉世经》、《文昌阴骘文》、《太上感应篇》
小说	《今古奇观》、《好逑传》、《三国志衍义》 ⁵⁵⁾ 、《聊斋志异》
古典作品	《四书》、《礼记》
历史	《网鑑易知录》、《书经》、《左传》
诗歌	《诗经》、《唐诗》、《千家诗》
哲学	《易经》、《性理精义》、《五子近思》、《性理大全》、《子书》
纯文学	《古文观止》、《斯文精粹》、《古文析义》
通信与政府文件	《京报》

我们看到，丁韪良设置的汉语学习课程总体来说难度较大，除口语使用来华传教士所编教材，其它课

53) Abosalom Sydenstricker. Language Study Classes.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04). p.p.240-241.

54) W.A.P.M. Curriculum of Chinese Studies for the Use of Young Missionaries.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4(08). p.p.365-367.

55) 原文为“衍”。

程均直接采用中国传统书籍，相对而言重视阅读。

(2) 赛兆祥的汉语课程建议

赛兆祥对汉语课程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赛氏认为要坚持掌握正确的发音。第二，赛氏认为在课程学习中，句型书毫无疑问被做得“过头”了。他说：“在这些课文中，许多句子是由外国人造的，非常不符合汉语口语。对教材而言，放在首位的应该是解说习语和结构，而不仅仅是词汇，而且应该保持‘纯净’，是那些‘人们说的内容’，而不是外国人所认为的‘人们应该说的内容’。”他还强调：“学生要学习纯净的方言口语。外国人翻译的书籍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外国习语。为了学习地道的汉语，学生们在个月之后，或多或少要深入到中国人中去，并且开始‘捡拾’听到的口语。更为艰难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开始学习理解中国人所说的意思。”第三，赛氏认为要让学生们学会轻松书写的艺术，说出500个最常用的汉字⁵⁶⁾。

赛氏同样认为文言文应置于通俗语之后，他说：“当学生们在通俗语方面有了良好的开始后，对于他们来说阅读中文报纸十分重要。有许多用官话印刷的现代书籍，学生应该尽量找时间来阅读。注意选择那些没有经由外国人翻译的书。”关于学习课本的方式，赛氏认为：“最重要的是重视口语中的结构和习语。掌握好这个大概是除发音外第二重要的事情。”⁵⁷⁾

我们看到，赛氏认为语言课程学习中，最重要的有两方面，其一是发音，其二是口语中的结构和习语。他尤其强调课堂与实践相结合，主张学生在课堂之外更要在生活中学习汉语。在阅读材料选择方面，赛氏十分注重真实性，主张选择原汁原味的汉语读物，而非经由外国人之手的“二手资料”。

(3) 语言学习委员会的课程规划

1907年，语言学习委员会 (Committee on Language Study) 发表了一份报告，列出了参考学习的课程，详见下表。

表5 语言学习委员会课程规划⁵⁸⁾

时间	内容
第一年	《简易会话》、《士民通用》、《官话指南》、《官话常谈》、《圣谕广训》
	背诵：《祈祷文》、汉语熟语
	阅读和参考：《约翰福音》、《三字经》、鲍康宁《英华合璧》、威妥玛或者翟理斯所编词典
第二年	《士民通用》、《官话常谈》、《说唐》、《岳传》、《西游记》、《四书》
	背诵：《八福》、汉语熟语、从阅读故事中选择的文章
	阅读和参考：新约、狄考文《官话类编》、艾约瑟《官话口语语法》、苏慧廉 ⁵⁹⁾ 所编词典
第三年 及其后	《四书》、《飞龙》、《英烈》、《封神》、《水浒》、《三国》、《东周》、《廿四史演义》
	背诵：古典选段

56) Abosalom Sydenstricker. Language Study Classes.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04). p.241.

57) Abosalom Sydenstricker. Language Study Classes.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04). p.242.

58) Anon. Report of Committee on Language Study.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7(10). p.568.

59) 苏慧廉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1861-1935), 英国借我公会教士, 1882年来华, 回国后任牛津大学汉文教授。著有《中国与英国》等书。

我们看到，语言学习委员会的课程规划中，教材主要是来华传教士所编书籍，如鲍康宁《英华合璧》，威妥玛、翟理斯、苏慧廉所编词典，狄考文《官话类编》，艾约瑟《官话口语语法》等。此外，重视汉语熟语学习及经典著作的学习。

六 结语

清末民初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建立多所汉语教学机构，初具规模。学校招生情况良好，教师教学水平较高，课程内容丰富，课程设置也较为合理。总体来看，汉语教学机构重视学生的听说能力，强调“先语后文”。来华传教士对中外教师之看法虽然存在分歧，但总的说来，汉语教学机构重视中国教师，努力发挥其作用。

传教士来华，传教是其主要任务，各汉语教学机构均设置了与传教内容紧密相关的学习课程，这反映出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的目的性强。长学制和短期培训班之形式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这些汉语教学机构为当今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我们期待发掘更多史料，进一步加深对历史上汉语教学机构之认识。

